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

第四十九回 包待制當殿劾奸 沈禦史欺君定罪

次日五更，包公進朝，先到朝房，眾文武頓覺驚駭，內有幾位忠良問道：“包大人賑饑事已畢了？”包公回言尚未。有老奸龐洪問道：“既然賑饑未完，大人何以還朝？”包公道：“有事要還朝，少停便見分曉。”龐國丈心中不悅，暗想：這包黑子忽而還朝，不知何故，只願他月月年年不在老夫目前，我便心安。少言國丈不喜，時當五更，只聽得景陽鐘撞，龍鳳鼓敲，聖駕登殿，文武官階人謁已畢。黃門官啟奏萬歲道：“有龍圖閣待制開封府尹包拯，由陳州還朝，現在午朝門候旨。”天子傳旨宣進。黃門官領旨，宣進無私鐵面賢臣，三呼萬歲。朝參已畢，天子欣然問道：“朕命賢卿賑饑，公務完畢否？”包爺道：“臣賑饑未了。”天子道：“卿公務未了，何故忽回見朕？”包公道：“臣啟陛下，臣無事不敢私回，只為奸臣欺君瞞法，國家大事，非同小故，豈容狠毒眾奸，暗裏誤國。是以不分晝夜，奔走回朝，要奏明陛下，削奸除佞，以免江山搖動之憂。”天子道：“據卿所奏，奸佞出於何方？即奏朕知。”包公道：“臣知奸佞出在朝中！”君王聞奏，看看兩班文武，不知又是那人動了包黑子之怒。有幾位不法奸臣都是面面相覷。

天子道：“滿朝文武，個個赤膽丹心為國，卿家知道誰是奸臣？”包公雙目直視沈禦史，奏道：“臣啟萬歲，沈國清乃是好佞之臣。”沈禦史聽了，不覺大駭。君王聽了，問道：“包卿，怎見國清是奸臣？”包公道：“沈國清是個欺君誤國、藐視法紀之臣。”君王正要開口，有龐國丈出班奏道：“臣啟萬歲。”天子道：“龐卿有何奏聞？”國丈道：“臣奏包拯欺瞞陛下，藐視國法，因何賑饑未完公務，又非奉旨，私離陳州，忽地回朝，搖唇鼓舌，欺壓朝臣，望我王不可聽他。原命他往陳州賑饑，完其公務，饑民方得沾恩。”天子聽罷，正待開言，卻激惱了包公，即道：“國丈，此事與你無乾，何故多管？”國丈被他一說，也覺無顏，只是敢怒而不敢言。

君王想道：包拯原乃正直之臣，不奉旨召，一旦忽回，想必因國家有重要事情。即呼道：“包卿有奏，速即言明！”包公道：“臣啟陛下，楊宗保領職邊關二十餘秋，辛勞住國，我主亦所深知。即狄王親失去征衣，旬日討回，又有大功，可以抵罪，五雲汛李守備父子謀害虎將，冒功被戮，乃按照軍法而辦。豈料李成妻沈氏，不守婦道，膽敢前來告呈禦狀，冒犯天顏。我主未明刁唆之弊，委曲多端，差孫武前往邊關，誰知不查倉庫，圖詐贓銀，真乃欺君佞臣。又被莽漢忿怒詐賊，打辱欽差，犯了法律。”

包拯尚未奏完，嚇得國丈魂不附體，急奏道：“陛下，包拯乃無憑無據之言，他陳州遠離邊關數千裏，焉能一一概知？況他不奉宣召，賑務未畢，眾民豈不仍受饑苦？望我王令他仍往陳州救濟饑民，方不誤公務。”包公道：“國丈何須多言，我非為國家大故，必不舍公務而私回。特為國除奸，與你何涉！”當時君王點首道：“包卿，你在陳州，果然怎知邊關委曲情事，也須細言朕知。”包公道：“臣啟陛下，臣在陳州，不但邊廷之事明晰，即朝中奸權欺君壞法之事，一一盡知，容臣細奏。前數天朝內奸臣主唆匪人，叩闕上呈禦狀，我主但聽一面之詞，準狀發交沈國清審辦。皇上那知他心存私意謀害功臣，不究孫武詐賊，獨究失去征衣，嚴刑焦廷貴，不能成招。膽大沈國清假造口供，以欺陛下，若非余太君進朝分辯，焦廷貴固難免死，即功德元老也要一旦傾殞。此等欺君佞法之人，留為國患，必須徹底澄清，才是國家之福。”

一番言語，嚇得沈禦史、孫侍郎暗暗驚怕，連國丈也覺心怯。君王大呼道：“包卿，你果能明其內中原由，且細細奏來。”當時包公將三月初三在陳州路逢怪風冒體，疑有冤情，是夜在北關築臺，聽候申訴，恍惚間只見女鬼稱言尹氏名貞娘，說丈夫是西臺沈禦史沈國清等情說了一遍。君王聽了此言，向沈國清道：“此姓名可是卿之妻否？”文班內有內閣大臣文彥博欣然出奏道：“尹氏乃臣中表之戚，少有賢德，素稱堅貞，正是沈國清所配發妻。”當時君王聽了點頭，再問沈國清。但他方才聞聽包公之言，已聽出神了，不禁毛骨悚然，心膽戰兢，不敢抬頭，君王詢他，答言不出。君王見此，滿心疑惑，因問他何以口也不開。旁首國丈好生著急，想來機關定然敗露了。君王又問道：“包卿，這尹氏可有枉屈告訴於你？”包公道：“據尹氏訴說，丈夫沈國清，食君之祿，深負君恩。沈氏是他胞妹，只因妹丈李成父子冒認了狄王親功勞，被楊元帥所殺，故特來京要為其夫報仇，沈國清挑唆他告禦狀。聖上準狀，差官查庫，孫武欺君詐贓，丈夫身入奸黨，向他勸諫，不特不從，反遭其毆辱。又思丈夫作此虧心之行，日後終無好結果，故氣憤自縊，只望丈夫改善離奸。此等賢婦，可以留芳青史。臣得此一信，趕速回朝，分辨清白，奏聞陛下，速辦眾奸。倘或忠良被其一網打盡，聖上江山誰與保守？”君王聽了包公之言，便道：“朕知道矣！”

三個奸臣聽了，心中搖搖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卻聽君王呼道：“包卿，惟據鬼魅之言，作不得真，算不得憑。況前數天寡人已差官前往邊關，召取狄、楊二臣回朝了，且待寡人親自問供，不必卿家費心，且不要耽擱在此，速回陳州賑救饑民，待完公務回朝，厚報卿勞。”包公道：“陛下，若楊元帥領守邊關，無事平寧之日，尚且不可一無離職，何況目下兵臨城下之秋，若楊、狄二帥召取進京，邊疆重地，萬一有失，江山即難保守，這是斷然動不得的。臣門膽已將禦賜龍牌，阻攔奉旨欽差止步，恭候聖命追轉。若論陳州賑饑，賑濟普遍，不日即可功竣。故臣敢於交與州官代辦，決無誤民之虞。茲有此警報，陛下勿雲鬼魅之事，盡屬虛妄，臣曾歷歷見之於夢，只有自裁自付。臣拿得定是真情，故敢力辯，以分清濁。伏乞我王發臣司辦，是非公私，斷不誤的。”

君王還未開言，沈國清忍耐不住，進階俯伏道：“臣也有奏言。”君王道：“卿家有何奏言？”沈國清道：“臣妻尹氏乃急病身亡，並非怨忿自盡，何來鬼魂警報，求請伸冤的幻事？此乃包拯與臣有隙，狂妄誣言，伏乞我主，睿聖天聰，勿準包拯妄言誣奏，仍命他速往陳州賑濟饑民為上，免他在朝妄生枝節。”包公道：“臣也有奏，前時臣借聖上三件活命的寶貝，曾救了不少民命。今尹氏身死，望我主再借三般寶口與臣，將尹氏救活，然後細細審詢，定知內中委曲之事，免叫忠良受屈。”沈國清道：“臣妻身亡多日，已經備棺成殮，掩埋墳中，皮骨已消化了，焉有死而再生之日？包拯強言妄奏，無非陷害臣一命。望我主勿降此旨，方免死者不安。”這一番話激得包公怒氣勃勃，呼道：“沈國清！休得謊言，你妻子尹氏，曾經誥命，現受王恩，死了尚不備棺成殮，將屍掩埋泥土中。你乃一刻薄之徒，今日駕前尚敢誣奏，說什麼備棺成殮，什麼屍體消化！”沈國清聽了此言，心中猶如火炙，渾身發抖，不敢復辯。當日尹氏身亡時，沈國清在國丈前未曾言及，如若龐洪得知此事，定然要叫他備棺埋土的。此時國丈氣得面色青紅，呆呆看著沈國清，想道：不該土掩這王封誥命的夫人，實乃欺君辱爵，倘被包拯起了屍，實是罪名重大，怎能輕赦！

不表龐洪自語，當下包公駕前請旨起屍，君王準旨，即道：“依卿所奏，可將尹氏起屍，召回欽差，免取楊、狄二臣。此案重大，卿須嚴加細究，審明復旨定奪。”包公道：“臣領旨！”天子又命內侍取出先帝時高麗國人貢三件還魂活命寶貝，付賜包公已畢，忽班中閃出孫兵部啟奏。他一來不服包公多事，二來幫助著孫武兄弟，連忙俯伏金階道：“臣兵部尚書孫秀有奏，據包拯所說，尹氏的屍骸，埋於土中，如若起不出屍，包拯也該有誣奏欺君之罪。”包公道：“臣也有奏，臣據尹氏告訴之詞，已知其屍骸在於沈府後花園內桂花樹旁泥土之中。伏祈我主詢問沈國清，便知真否。”嘉祐君道：“包卿之言甚是。”又問道：“沈卿此事有否？”沈禦史聽了，心中又驚又亂，身發寒顫，料想也瞞不過，只得奏道：“臣妻尹氏，果是埋掩於後園桂花樹旁土內。”嘉祐君聽了，龍顏大怒，喝道：“無禮欺君的賊臣！斷難赦恕，王封命婦，不肯備棺成殮，全無夫婦之情。倫常倒置，敗壞三綱，莫此為甚！”喝令值殿將軍將此欺君賊臣之輩拿下，登時剝削冠帶，即國丈也難開口求饒。一班奸黨盡吃驚慌，滿朝文武惟有駭笑。

是日包公領了三般法寶，別了聖駕，帶了沈禦史出朝而去。天子退朝，文武各散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